

总领群芳  
是牡丹

## 牡丹情

□张晨

进入四月,牡丹次第绽放,洛阳的街头巷尾,楼前屋后,花香弥漫。

粉的“醉酒杨妃”,黑的“青龙卧墨池”,白的“白雪塔”,黄的“御衣黄”……花团锦簇,姹紫嫣红,好不热闹。此时,总能看到欣喜雀跃的孩童们拽着大人的手,指着路边的牡丹好奇地问:“这种颜色的牡丹花叫什么呀?”

我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,小时候总爱拉着爷爷的手这样追问。记得第一次见到同株牡丹上开出双色花朵,我立刻被那绚丽梦幻的色彩震惊了。细看之下,一朵花上竟然有两种颜色,一半红一半白,红的热烈,白的淡雅,风格迥异却又相得益彰。爷爷说,这种牡丹叫“二乔”,是牡丹中相亲相爱的姐妹,正如我和妹妹一样。听罢,我与妹妹相视而笑,从那之后,“二乔”就成了我们两姐妹最钟爱的牡丹品种。

住在洛阳,随处都可见牡丹,它们就盛放在公司门前、街心花园,甚至是自家的阳台上。小时候,爷爷家的阳台上就种着两株最常见的“洛阳红”。每逢花期,我和妹妹总喜欢绕着它嬉戏。我们会把花瓣插在发间,幻想自己是下凡的花仙子;还会将花瓣夹在书本里,制成书签,芬芳一季。

那时,几乎每家每户的阳台上、窗沿下都摆放着一两盆盛开的牡丹。傍晚时分,大院里的孩子们手捧着牡丹花瓣鱼贯而出,成群结队地嬉戏、玩耍。有时,我们用石头碾碎花瓣制作“香水”;有时,又为了谁来扮演“牡丹仙子”争得不可开交。

“花开花落二十日,一城之人皆若狂。”洛阳人不仅爱赏牡丹、养牡丹,还爱画牡丹,就连墙根下晒太阳的老爷爷、老奶奶们都能提笔画两朵。

记得爷爷的书桌上经常摆着文房四宝,书房的墙上也挂满了牡丹画。儿时,我和妹妹常在玩耍之余悄悄溜进书房,学着爷爷的样子拎起毛笔,蘸一点朱红,抹一些藤黄,在雪白的宣纸上描绘我们心中牡丹最美的样子。每当爷爷发现我们的“作品”,不仅不会责怪我们,还会拿起画作,眯着眼睛煞有介事地品评一番,逗得我和妹妹哈哈大笑。

爷爷今年93岁了,他看了一辈子牡丹,养了一辈子牡丹,也画了一辈子牡丹。前几年,爷爷搬出楼房住到了市郊的小院里,入住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在窗外种下一排牡丹。

今年四月,一场场绵密的春雨过后,我和妹妹都收到了爷爷传来的照片,照片上是窗外的那一排牡丹,挂着露珠,含苞欲放。爷爷说:“你们看,今年花又要开咯。”

## 牡丹香

□楚一洛

“你闻闻,我衣服香不?”玩伴小霞一见到我,便故作神秘地问道,然后抿着嘴咯咯地笑起来,那笑声像两个玉镯子碰撞在一起。

原来,她去洛阳看牡丹花,捡了好多花瓣,用衣服兜着,衣服也染香了。“你知道吗,上海人都用香水,我把花瓣加水闷在瓶里,也做成香水。”看着小霞认真的模样,一脸疑惑,这能行吗?记得去年表姨回来,身上也香喷喷的。奶奶咂咂舌,瞧瞧人家上海人,出汗咋还是香的呢?

微风吹过,小霞衣服上飘出沁人心脾的花香,我贪婪地闻着,生怕被风吹远了。心想,我妈马上要带学生去看牡丹,我如果能跟着去就好了。

放学到家,我把书包重重地扔在床上,噘着小嘴,见没人理我,就狠狠地踢了书桌。

正在批改作业的妈妈瞥了我一眼:“挨老师批评了?还是与同学闹矛盾了?”我说:“都不是。”本想妈妈会继续问我,可她起身到小黑板前,一手拿着大三角尺,一手握着粉笔,竟聚精会神画起几何图来。

哼,不理我,我就没办法了吗?我径自走进厨房,双手抱着奶奶的腰撒起娇:“奶奶,你得替我做主。”奶奶听完我的想法,面露难色:“哎哟,这恐怕不行,她是出差,怎么能带着自己的孩子去?再说,咱去年刚看过花呀。”

我把嘴巴噘得更高:“不去就不去,你以后做什么好吃的,我都不吃。”说完,我就抹起了眼泪。

这一招真管用,奶奶撩起围裙,把自己沾满面粉的手在围裙上来回擦拭,再来擦我的眼泪:“就你金豆子多,好好,依你。”

待一家人饭吃得正香,奶奶清咳两声,提高声音说:“我得回去了,帮你弟两口子锄锄地,省得他们老说我偏心。”

“啊?你啥时

候来?我周日就得带学生去洛阳看花,俩孩子咋办?”妈妈显然着急了,奶奶不慌不忙地接话说:“正春忙,活干完了再说。”

我傻眼了,轻轻踩踩奶奶的脚,给她递个眼色。奶奶好像胸有成竹的样子,示意我不讲话。

饭罢,妈妈说去给校长请个假,奶奶麻溜地撕下几张纸,把刚烙的油馍一卷,用泛着嫩芽的柳条捆了,硬塞给妈妈。

送走妈妈,奶奶哼起了小曲,我跺着脚嚷起来:“你这张罗的啥啊?”奶奶用手指戳了一下我额头:“你等着吧。”

妈妈回来了,果真带回一个好消息——校长让老师们都带上孩子,一起看花。

奶奶笑眯了眼。

好不容易熬到日子,我排在妈妈班级的队尾,坐上了敞篷大卡车。我与哥哥姐姐们唱起歌,歌声将麦田翻起了阵阵波浪。

进了王城公园,我眼睛除了看花,更努力透过浓密的叶子,寻找下面有没有飘落的花瓣。捱摸了好半天,我眼睛亮了,前方稀疏的花株间零零散散地飘着红色的花瓣!我飞快地跑去捡花瓣,一瓣又一瓣,小心地放进我准备好的袋子里。妈妈不解地问:“你捡这干吗?又不是指甲花。”我说:“做实验。”

一回到家,我就跑到小霞家,捧出我的宝贝给她闻,可她小脸耷着,很失落地说:“做不了香水。”她抱来一个罐头瓶,我一看里面的水浑浊不堪,还隐约地散发着又酸又馊的味道。

我扑哧笑了,小霞也笑了……



扫码关注“洛浦听风”,畅听《三彩风》栏目美文